

# 東吳之奇妙旅程

梅長生

東吳大學物理學系副教授兼主任



我不是東吳畢業，但命運的網絲早早就將我繫著，輕輕靜靜但穩穩地，拉著我來到東吳物理安身立命。

和東吳的緣分從大學開始。我在中壢唸書，但是只要當天沒課，同學家人大概都知道我在哪裡：在東吳大學等著中文系的女朋友下課。我最喜歡在圖書館的閱覽室等她，每回走進閱覽室，偌大的室內除了濃濃的書香之外，還隱隱瀰漫著淡淡的清香。如果有系友畢業後去唸過理工為主、男生很多的大學，你大概可以體會我的意思：隱含著汗臭味的圖書館，是怎麼也沒辦法嗅覺疲勞的。東吳閱覽室的書香迄今未變，雖然現在有自己的辦公室了，有時候會刻意到閱覽室唸書備課寫計劃，待累了猛一抬頭，面對似乎二十年來沒換過的桌子，沒改變過的閱覽室桌子的放置方式，嗅著相同的清香，看著和以前同樣埋首用功的學生，彷彿回到年輕，不禁嘴角上揚，享受著奇異甜美的時空錯位感。

退伍後到台積電，旋即在三個月後離職，賣肝的工作，畢竟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做得來的。教育一直是我的志向之一，研究所還高分修畢教育學程，短暫去過高中實習，所以順理成章地，接下了要去德國唸書的同學介紹的東吳物理的助教位置。

在這裡，我見到截然不同的物理系教授。我一直念物理系，但是我唸的大學、研究所的物理系教授們，通常埋首工作，沒日沒夜沒有假日的在研究室實驗室工作，我以為這是所有物理系老師的常態，暗暗想著以後不要過這樣的生活。但是在東吳物理，我見到理論物理出身竟然可以擔任校長的老師，我見到潛心佛法並以科學驗證佛學的老師，我見到自學畫畫竟能畫藝精湛的老師，我見到國學底子深厚甚至不輸給中文系的老師，我見到有木工執照鎮日埋首垃圾堆尋找寶物真正稱得上活用物理的老師，我見到當兵少尉占少校缺行政能力極強板書極美的老師。

最難得的是，老師們相處融洽，一團和氣，花在教學上的心力，對學生的輔導，更是盡心盡力、前所未見。東吳物理雖小，卻大大地讓我開了眼界，也種下日後到東吳物理服務的契機。

出國唸書工作將近十二年，最大的孩子都八歲了。本已打算留在美國，就在正要申請綠卡時，忽然接到陳秋民老師的電話，告訴我物理系招募教師的消息，他是我任助教時的系主任。我婉轉地告訴老師我的想法，拒絕了老師的好意。但

是最後還是聽從老師的建議，申請看看，如果申請到了，多一個回國服務的選擇。我記得很清楚，因為時差和工作繁忙，連面試的時候我都是半夜在醫院裡，邊做實驗邊和系上教授面試的。

也許因為曾經在東吳物理服務一年，老師們都認識我，僥倖地申請到這份工作，然而我卻陷入兩難，留還是回？問了台北家人、問了我亦師亦友的博士班指導老師、問了醫學院的同事、問了華人朋友、美國朋友，各有不同的答案。博士班老師給我的理由記憶最為深刻：我如果到東吳物理，沒人（沒有研究生）、沒錢（沒有 **startup funding**、科技部給的又少）、沒機器（沒有核磁共振），如何繼續研究工作？如何升等？為了前途，我決定留美國。

在我打算把我的決定答覆給當時的系主任之前，禮貌上先和邀請我申請的陳秋民老師說，但是在長途電話中，陳老師列舉了許多應該接受這個 offer 的理由，有一項特別打動我：人生有兩件事不能等，一是行善，二是行孝。記得那時候剛剛開完在猶他州舉辦的會議，在回波士頓之前，帶著家人到黃石公園旅行。那是春寒陡峭的四月，在浩瀚廣闊的黃石公園裡開著車，行經一條小溪，想起了流浪者之歌。

我停下車，走近這個剛剛融化的雪水潺潺流淌的小溪，思考著這個可能是我人生裡最重大的決定。我想著陳秋民老師的話，想起在美國許多的台灣朋友，回台灣就只是為了看父母最後一面，我不要這件事發生在我身上！我決定回台灣！回到車上，我告訴我太太這個決定，她當下就哭了，我也哭了。台灣是家，美國也是家，台灣是出生長大的地方，美國是成家立業、開枝散葉的地方，回台灣實是連根拔起的痛！

我回來了，儘管台灣學術環境惡劣，教授薪資微薄、教師地位低落，少子化甚至威脅到了工作。然而六年來我沒有後悔，東吳物理還是那個小而精、小而美的物理系，還是那個我記憶中老師同人相處融洽、師生關係密切、真正作育英才的地方。

回來後我才發現我和同人竟有許多共同點，系秘小燕是我太太的學姐，還是和我國中同校的學姐，吳恭德老師是我當兵時的長官，我們永遠有說不完的當兵軼事，黃雍熙老師、巫俊賢老師和我一樣在波士頓留學多年，銘誌和黃依萍老師是我台南老鄉，婉瑜姐更是我當助教時候尊敬的大姐。想想世界之大，人數之多，但是小小的東吳物理系，竟能和我有這麼多連結；這些共通之處像是無形的命運之網，不論什麼時候，不論我在哪裡，一點一點地，注定地，把我帶到了東吳物理。

最後，讓我節錄一首詩為這段落腳東吳的奇幻之旅做一個結尾，它影響我至深至遠，它讓我在面對人生岔路時勇往直前：

**The Road Not Taken - by Robert Frost**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 and I—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對了，如果你好奇，我後來娶的太太就是那個我從中壢騎摩托車來東吳等的中文系女生嗎？是的，我不是東吳畢業，但我是東吳女婿。所以系友們，容我也稱呼你們學長學姐學弟學妹吧！（Feeling proud.）